

January 1936

## 紅蓮柳翠故事的轉變

Quangong ZHA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[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\\_1929](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)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---

### Recommended Citation

張全恭(1936)。紅蓮柳翠故事的轉變。《嶺南學報》，5(2)，54-74。檢自：[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\\_1929/vol5/iss2/2](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5/iss2/2)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## 紅蓮柳翠故事的轉變

張全恭

(一)

紅蓮柳翠的故事，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(卷十三)記載得很清楚：

普濟巷東通普濟橋，又東爲柳翠井，在宋爲抱劍營地。相傳宋紹興間，柳宣教者尹臨安。履任之日，水月寺僧玉通不赴庭參。宣教憾之，計遣妓女吳紅蓮詭以道迷，詣寺投宿，誘之淫媾。玉通修行五十二年，戒律凝重，初甚拒之；及至夜分，不勝胎蕩，遂與通焉。已而詢知京尹所賺也。慚怩而死，志曰：『吾必敗汝門風』。宣教尋亡，而遺腹產柳翠。坐蓐之夕，母夢一僧入戶曰：『我玉通也』。既而家事零落，流寓臨安，居抱劍營。柳翠色藝絕倫，遂隸樂籍；然好佛法，喜施與，造橋萬松嶺下，名柳翠橋；鑿井營中名柳翠井。久之，皋亭山顯孝寺僧清了謂淨慈寺僧如晦曰：『老通墮落風塵久矣，盍往度之』。如晦乃以化緣詣柳翠，爲陳因果事；柳翠幡然萌出家之想。如晦乃引見清了，清了爲說佛法奧旨及本來面目，未且厲聲曰：『二十八年烟花業障尙爾耽迷耶！』柳翠言下大悟，歸卽謝鉛華，絕賓客，沐浴而端化。歸骨皋亭山下，從所度也。

紅蓮之名早見宋張邦畿侍兒小名錄中，元人雜劇有月明和尙度柳

翠，但祇演述柳翠的故事，而不道及紅蓮。可知此兩故事當初是分開，後來才相連合起來的。在研究這兩個故事的轉變，我們把牠按時代先後陳述。

(二)

宋張邦畿侍兒小名錄說：

五代時，有一僧號至聰禪師；祝融峯修行十年，自以為戒行具足，無所誘掖也。夫何一日下山，於道傍見一美人，號紅蓮，一瞬而動，遂與合歡。至明，僧起沐浴，與婦人俱化。

那麼紅蓮的故事是起於五代了。紅蓮到底是何種人？張邦畿既列為侍兒的名字，則蓮紅自然不是高貴的女子。

五代到明朝中間，紅蓮故事的傳說是怎樣，我們無從知道。不過從元人雜劇度柳翠的本事裡，知道紅蓮的故事在元時仍然是獨自發展的。明嘉靖間，據遊覽志餘（卷二十）所載，杭州地方唱平話小說的，已有唱紅蓮的故事。同時，遊覽志所載紅蓮故事（見上文）已與小名錄不同。至于所唱紅蓮的故事是否即遊覽志所載的一樣，抑或是小名錄的故事，抑或另有發展，遊覽志沒有提到。明嘉靖年間已有月明和尚度柳翠平話小說出現（見後文），而志餘所說唱平話小說，正可互證，當時唱的紅蓮故事就是紅蓮破玉通戒的故事。

紅蓮的來歷和下落，小名錄和遊覽志沒有道及。因為故事本身是這樣有趣，便觸動人的想像，而聯想及一般妓女最普通的出身：孤兒，棄兒，貧家女，落騙女子，……小名錄的簡短又不能滿足好奇心。或許有些創造能力的，便藉着各方面牽會和想像，把紅蓮另自發展起來，這結果成了明嘉靖年間出現的五戒禪師私紅蓮平話（見清平山堂平話）（註一）。

(註一) 此平話小說亦見明刊古今小說卷三十（日本內閣文庫，尊經閣各有藏本）。明刊續谷春容和集（錦振鐸藏），題作東坡佛印二世相會。余公仁燕居筆記卷九（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）作東坡佛印二世相會傳，故事相同。

牠故事的梗概是這樣：

浙江錢塘門外淨慈孝光寺有兩位高僧，一名五戒禪師，一名明悟禪師。有一天下雪，五戒聽聞外面有小孩子哭聲，吩咐清一道人出外打聽。原來雪地上放着一個小孩兒，五戒喚道人抱回來，見有紙條寫着『今年六月十五日午時生小名紅蓮』。長老着清一抱去房中打算養到五或七歲給與人家去。歲月易過，五戒也把此事忘了。此時紅蓮已有十七歲，長得清秀異常。清一一心只望替她找個夫婿，給他養老送終。他看得紅蓮像親生女兒一般，他把她裝扮成一個小頭陀模樣，鎖在房裡。有一天，五戒想着十幾年前事的，問起清一，清一帶他到房裡觀看。長老見了紅蓮，不覺邪念頓起，便把十兩銀子交給清一，叫他晚上把紅蓮送到他房裡，於是五戒把多年的清行拋棄了。明悟禪師知道五戒破戒，他叫行者採一朶白蓮插在瓶裡，特請五戒來賞蓮花。他和了一首詩暗裡嘲刺五戒，五戒省悟，即時回房，沐浴更衣坐化。明悟知道五戒不信佛法，必滅佛法。他一心想救他，自己也坐化，追趕他。後來紅蓮嫁了一個做扇子的人，養清一過世。

此時五戒再世為蘇軾，他母親生他的時候，夢見一僧自和尙。蘇軾長大了，不信佛法，明悟再世為佛印，與東坡為好友，勸他信佛，兩人俱成正果。

這個故事也以淨慈寺為背景，雖大致模仿遊覽志，但題材很是新異。作者把蘇東坡和佛印拉了進來，又造出五戒是東坡的前世。按宋

釋慧明五燈會元(卷十五)有蘄州五祖戒禪師之名，并載有他的佛偈。又按宋人的筆記裡，也有記蘇東坡自知前生的事蹟，如宋陳善的捫蝨新話說：

東坡嘗言在杭州時，嘗遊壽星寺；入門便悟曾到，能言其院後堂殿石處，故詩有前身已到之語。

宋釋惠洪的冷齋夜話就記着五戒是東坡的前身：

子由謫高安時，雲庵居洞山，時時相遇。○聰禪師者，蜀人，居聖壽寺。○一夕，雲庵夢同子由，聰出城逐五祖戒禪師。○既覺，私怪之，以語子由；未畢，聰至，曰：「夜來夢見吾二人同迎五戒和尚！」○子由附掌大笑曰：「世間果有同夢者，異哉！」良久，東坡至，云已次奉新，旦夕可相見。二人大喜，筇輿出城，至建山寺，而東坡至。○各追釋所夢語東坡，東坡曰：「軾年八九歲，夢身是僧，往來陝右。○又先妣孕時，夢一僧來，記其頰然而眇一目。」○雲庵驚曰：「戒陝右人，而失一目。○暮年棄五祖（按是山寺之名）遊高安，終于大愚。」○逆數蓋五十年，東坡時年四十九。○後東坡復以至抵雲庵云：「戒和尚不識人嫌，強顏復出，真可笑矣！」自是常衣衲衣。○（卷七）

明陳繼儒東坡禪喜集序道：

……長公爲五祖戒後身，其母與子由弟皆親夢見之，五祖戒陝右人，而長公七八歲亦時時夢遊關中。○宋二百僅得此人，乃前生又爲高僧所羅，五祖逸出之而得爲東坡，不者宋幾無才子矣。○（明刊本禪喜集）

東坡前身的事蹟在明朝已很顯著，他是宋代有名的才子，他的逸事遺聞當爲人所熟知。○至于佛印，平話說他是臨安謝原的兒子，俗名

端卿，法名佛印。按佛印不是謝氏子，東坡詩注說他法名了元，饒州人，東坡和他交遊很久；時他住持潤州金山寺，東坡赴杭過潤，爲留數日，解所佩玉帶以鎮山門。則他們兩人實是很好的朋友。這樣，五戒禪師故事的淵源就容易明白了。

自從五戒禪師平話出現之後，紅蓮故事的發展就分兩枝：一是遊覽志的發展，一是五戒禪師的發展。

嘉靖隆慶間，徐渭作玉禪師翠鄉一夢雜劇，（盛明雜劇初集本）就採用遊覽志的故事，但作者却增加了這有趣的一段：

（貼扮紅蓮孝服上云）脂粉腰間軟劍盤，未會上陣早心寒。柳老爺，你熱時用得來蓮兒着，只恐霜後誰教柳不殘。我紅蓮是個營妓，昨日蒙府尹老爺，因怪玉通長老，不去迎參，在我身上，要設個圈套，如此如此。倘得手了，又教把那話兒收回回覆他，做個証驗。我想起來，玉通是個好長老，我怎麼好幹這樣犯佛菩薩的事。咳，官法如爐，也只得依着他做了。來到此間，不免敲他門着。（做打門介）（生叫道上云）懶道人，這般風雨滿瀟的，天又將黑了，什麼人敲門，好回話，你就回話了他。（道應出問介）什麼人打門？（三問，紅纔應云）你開了，我便和你說。（道打杭州人話）古怪，又是個阿媽們的聲音。（做開門介）這們大雨，天又黑了，你着一身孝來我這巷裡啊，做舍子。（紅）今日是清明，我因祭掃亡過官人的墳墓，來時轎兒歇在清波門裡；不想路遠走得我脚疼，坐得久了，淹纏得天又黑，雨又下，我一面教小的兒進去招呼轎子；眼見得城門又關了，連這小的兒也不出來了，前不着村，後不着店，幸遇你這貴巷，要借住一宵。明日我回去，備些小意思兒來謝你。（道），解的，且待我告過師父。（告

介)那婦人老也小?(道)只不過十七八歲，一法生得絕樣的。  
(生)這等却不隱便叫他去，可又沒處去。也罷，你把一床薦蓆，就放在左壁窗櫺兒底下，叫他將就捱捱兒罷。(道舖蓆介)(先下)  
(紅做坐忽闖上問訊介)(生)快不要，快不要！快道那窻兒外去！  
(紅做肚疼漸甚欲死介)(生喚道上云)懶道人，快燒些薑湯與這小娘子吃，想是受寒了。(道)薑這裡沒有，要便到大殿上去討，半夜三更，黑漆漆着舍要緊。(又下)(紅做疼死復活介)(生喚道不應問云)小娘子，你這病是如今新感的，還是舊有的?(紅)是舊有的。(生)既是舊有的，那每常發的時節，却怎樣醫，纔醫得好?(紅)不瞞老師父說，舊時我病發時，百般醫也醫不好，我說出來也羞人，只是我丈夫解開那熱肚子，貼在我肚子上，一揉就揉好了。(生)看起來，百藥的氣味，還不如人身上的氣味，更覺靈驗。(紅又作疼死介)(生又叫道人不應介)不好了，這場人命呵，怎麼了！驗尸云時，又是個婦人，官府說你庵裡怎麼收留個婦人，我也有口難辯，道人又叫不應，也沒奈何了！(背紅入內介)  
(生急跳出場介)(紅隨上)(生大叫云)罷了罷了！我落在這畜生圈套裡了！

(新水令)我在竹林峯坐了二十年，慾河堤不通一線。雖然是活在世，似死了不曾然，這等樣牢堅，這等樣牢堅，被一个小螻蟻穿漏了黃河壑。(紅)師父吃螻蟻兒鑽得漏的黃河壑可也不見牢，師父，你何不做个鑽不漏的黃河壑？

(生)我且問你，你敢是那个營娼，慣撒奸的紅蓮變？(紅)我便是，待怎麼？(生)你這紅蓮敢就是綠柳使你來的麼？(紅)也就是，又怎麼？師父，你怎麼這等明白？(生)我眉毛底下嵌着双閃

電一般的慧眼，怕不知道！(紅)慧眼剛纔漏了幾點。

(翠鄉夢第一齣)

這揉腹治病的故事是有來歷的，我們且看黃暉蓬窻類紀（卷三）（涵芬樓秘笈本）：

吳城東南有尹山，小鎮也。居民百數家。景泰甲戌（明景帝五年，一四五四），吳童謠曰：『尹山做勢』。未幾，有許道者，於尹山構屋數楹，圍一室於中，不設戶牖，鑿一竇於暗處，蛇遊乃入；中置籃輿，許擁袖臥焉。其徒告人曰：『吾師服氣，不食十年矣。有病疾與之磨相磨，輒愈。無疾，磨之亦得延算』。里人咸趨焉。捫其陽，如闔者；由是婦女亦往與磨，多為所私，而莫敢言。蓋許能呼吸，使陽物消則如闔，長則加甚。里孀沈三娘，與磨甚密。他與磨者日益衆，一郡閭閻。時都御史王公文賑饑吳中，聞許事，即糾其奸；命還卒往擒，咸不敢往。且泣曰：『許有劍咒之術，能飛斬人』。公聞之，亦頗訝。乃武胄帥千人，戎裝以往。環其房，羣徒告急。許乃仗劍出，跌於石，叱曰：『近吾者先死』。衆斂縮不前，一武士奮擒之；連逮百餘人，公悉械送京師。斬於市，謠遂驗。

此言磨腹治病與翠鄉夢所言相同。按黃暉是明弘治間吳人，蓬窻類紀有其友王縉嘉靖六年序，中有說『……所著蓬窻類紀凡若干卷。上自國家勳德，下及閭閻，委巷，方伎，滑稽，災祥，神怪，可喜，可愕，罔不具焉。乃知其學有自也。中間所紀，雖若不能無猥瑣，或涉怪異，然皆得於耳目之所接，父老之所傳，師友之所述，非無徵也。……所載多吳事，正可以補郡乘之缺』。蓬窻類紀述此事發生於「景泰甲戌」，即五年，徐渭生於此事之後，正德十六年，卒於萬曆二



十一年，他是山陰人，離吳不遠，總會聞此事。類紀序於嘉靖六年，翠鄉夢作於嘉隆間，正當其時，徐渭奉會此事到他戲曲裡，可無疑義。由此觀之，一個傳說的形成，裡面實廣有無數複雜的影響與相借。然載籍浩如煙海，有關之材料極難發現，一旦發現，傳說的轉變情形，便瞭如指掌了。

明刊的古今小說(卷二十九)及繡谷春容(仁集)都有月明和尚度柳翠平話，說柳府尹使紅蓮破玉通戒故事，其結尾云：『要知詳細，請看月明和尚度柳翠』，則所載只是故事的前半，不是全本。明末刊行的何大綸燕居筆記(卷九)有紅蓮女淫玉禪師，清初刊行的余公仁燕居筆記(卷八)有柳府尹遣紅蓮破月明和尚記，二者都不全(註二)。

到了萬曆的時候，陳汝元把五戒禪師私紅蓮的故事演成兩種戲曲：紅蓮債雜劇，(盛明雜劇二集本)和金蓮記傳奇(六十種曲本)，這使紅蓮的故事更普遍的在民間流傳。在紅蓮債裡，作者像表同情於五戒和紅蓮的戀愛，有意使他們兩人的姻緣因果完滿：五戒化後，再世做蘇軾；紅蓮和清一也再世投胎，紅蓮做東坡的侍妾朝雲，清一做東坡所戀愛的妓女琴操。東坡天天擁着妾妓唱曲取樂，後東佛印給他們說明前生，於是朝雲為女道士，琴操為尼，東坡也改裝入道。

(註二)見孫楷第：日本東京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卷二，卷六。

金蓮記傳奇演述東坡生前做官的事蹟，以宋哲宗撤御前金蓮燭送東坡歸院事為題，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(卷十三)考證得很詳細。這劇裡面也演及子由等同夢的事(第三十齣)，其第四齣郊遇則借佛印口中說出這劇事情的前因後果：

……堪笑世人懵懂，不識菩提路徑。我佛印怎麼說這兩句話，我前世與蘇子瞻並生秦谷，同臥招提。我有明悟之名，彼有五

戒之號，曾拾赤楸於雪地，遂留翠黛於禪關，名曰紅蓮，麗超金粉，恨五戒之偶見，恰六塵之未消，自漸敗壞前修，因此托身後世。清一胎投翠操，紅蓮舍奪朝雲，當完再世之姻緣，緩示三生之契合，共消宿障，復隸玄臺。

後來翠操入道，佛印和他到東坡朝雲那裏，點化他們。東坡二人答應棄塵寰到峨眉山相會。

紅蓮到了這時候，不再是沒來歷的『美人紅蓮』，不再是『妓女吳紅蓮』，她是十七歲的少女，並且有一位養父了。她的戀愛地位却從主動變成被動。小名錄說她與僧俱化，五戒禪師說她嫁了做扇子的人，紅蓮債和金蓮記造就她和五戒的再世姻緣。

至于東坡和妾朝雲及妓翠操事，東坡有朝雲詩，其引云：

予家有數妾，四五年相繼辭去，獨朝雲者，隨予南遷……  
…朝雲姓王氏，錢塘人，嘗有子曰，幹兒，未暮而夭云。（四部叢刊本蘇東坡詩卷四）

林下偶談云：

子瞻在惠州，與朝雲閒坐。時青女初至，落木蕭蕭，悽然有悲秋之意，命朝雲把大白，唱花褪殘紅，朝雲歌喉將轉，淚滿衣襟。子瞻詰其故，曰：『奴所不能歌者，枝上柳綿吹漸少，天涯何處無芳草也。』子瞻曰：『我方悲秋，汝又傷春矣。』朝雲不久亡，坡終身不聽此詞。

東坡悼朝雲詩引說：

紹聖元年十一月戲作贈朝雲詩，三年七月五日，朝雲病亡于惠州，葬之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。予既名其墓，且和前詩以自解。朝雲始不識字，晚忽學書，粗存楷法，蓋嘗從泗上比丘

尼義冲學佛，亦略聞大義。且死，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。（蘇東坡詩卷四）

宋陳鵠者舊續聞又說：

陸辰州子逸，嘗謂余曰：『東坡賀新郎詞後摛用榴花事，人少知其意。某嘗于晁以道家，見東坡真蹟，晁曰：「東坡有妾朝雲」，榴花。朝雲死于嶺外，東坡常作西江月一闕寓意于梅，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。惟榴花獨存，故詞多及之。觀浮花浪蕊都盡，伴君幽獨，可見其意矣。』

朝雲是東坡的侍妾，但嘗未為女道士。宋方勺泊宅編道：

杭妓琴操善應荅，東坡善之，因在西湖戲琴云：『我作長老，爾試參禪』。問琴云：『何謂湖中景？』荅云：『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』。『何謂景中人？』荅云：『裙拖六幅瀟湘水，髻挽巫山一段雲』。『何人中意？』荅云：『隨他楊學士，驚殺鮑參軍。如此究竟如何？』坡云：『門前冷落車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婦』。琴操大悟，即日削髮為尼。

又談遷棗林雜俎載萬曆十七年臨安縣玲瓏山發現琴操墓殘碣，東坡手書。則紅蓮債和金蓮記所說琴操為尼，未嘗沒有根據的。

從「清一再世為琴操」一事，可以證明作者是捏造故事藉以湊合實在的事蹟。以男人再世為女身似乎是很不自然編配，但作者以東坡與五戒的再世緣不可移，東坡之戀朝雲和琴操不可移，五戒禪師中又沒有別的女角可拿來再世，而清一也該有下落，于是憑着作者的想像就決定了清一的命運。

到了清乾隆間，吳士科的紅蓮案傳奇就補遊覽志和翠鄰夢故事的不足。紅蓮案已經不傳，幸巧黃文暘的曲海總目提要有牠故事的梗概

；黃氏解釋吳士科的故事道：

明嘉隆間，山陰徐渭四聲猿，內有玉禪師翠鄉一夢。士科之意，以蓮紅無結果著落，則玉通之恨未能盡銷。借徐渭殺紅蓮結局以了前事，故曰紅蓮案也。

玉通徐渭相隔數百年，士科以渭曾演此事，故扭合於渭，以渭才高未遇，借此以舒鬱吐奇，作後人談柄耳（卷二十三）。

其故事梗概云：

山陰諸生徐渭與月明玉通兩禪師，本係舊交。杭州守柳宜教用紅蓮計致玉通化去，渭知其事，心惡紅蓮，渭建會文書院於西湖，與越王孫等為社友，而其隣即紅蓮所居，曰蓮紅院，渭誓不一住。諸生人甫寸者，織人也；為蓮父紅檀賜謀，欲占書屋，訟之錢塘令匡羅輸。渭屋契買于鐵剛方，紅屋契買于莫沙水，本不相涉，羅輸始以公斷，既而宜教以紅蓮故，力屬羅輸。羅輸又于驛中狎紅蓮，為其所制，竟奪書院與紅。而渭適又以誤殺繼妻事，令乃用刑拷渭，錮之獄中。

時宗憲為浙閩總督，侍郎諸南明，太史張元竹交薦渭於宗憲，聘入幕中。宗憲訪宜教羅輸欺跡，下獄抵重罪。其後兩人皆狼狽以沒，而宜教女柳翠賣身紅蓮院，以完父贓銀。宗憲既討倭有功，軍中又屢致白鹿，兩次皆屬渭作表，世宗嘉之，賜宗憲鈔幣。宗憲兵至定海，用渭策窮追蕩寇，遂具表辭官，而薦渭為閩總督。渭仍作寒士私行至紅蓮家。時羅輸之穎兒貧寒不能自存，夜竊越王孫箱篋。越王孫無聊，為人甫寸拉住紅蓮院以散悶。穎兒又約莫沙水等白日為盜，劫紅蓮家。乘方大窘，官兵突入，奉渭命盡擒之至公署鞫問。盡斬紅檀賜，紅蓮，人甫寸，莫沙水，

穎禿兒等，以越王孫無罪釋之。(卷二十三)

到了這裡，紅蓮是受官吏寵幸的妓女，她有父親，有錢，以中下惡因，終被殺死了。至所言胡宗憲看重徐渭事，都據實情，明史（卷二八八）謂渭知兵好奇計，胡宗憲督師浙，致招募府，與沈明臣等同掌書。宗憲擒徐海，誘王直，他都參預謀畧。宗憲後下獄，渭懼禍，屢次自殺不死。又以殺後妻當死，得張元汴援救得免。於是他遨遊四方，入京師，居元汴家，元汴導以禮法，竟一怒而去。後元汴死，他白衣往弔撫棺大慟，不告姓名而去。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（卷三）記渭受知於憲宗事甚詳：

少保胡梅林總督浙江，勢嚴重。文武將吏庭見，懼誅責，前必蛇行，無敢仰視。山陰秀才徐文長，性豪恣，善古文詞，以撥白鹿表受知於少保，聘致幕府筭書記。文長與少保約，能具賓主禮，渭來，不能不來也；來則非時，輒得出入，少保諾。乃葛衣烏幘，長揖據坐，慨論天下事，旁若無人。一日，與羣少年昵飲市中，幕府有急需，召不得，夜深開戰門以待之，偵者得狀報曰，『徐秀才方大醉，不可致也。』少保稱善。又嘗飲酒樓，有數健兒，亦來飲，不肯留錢，相詬誶之，健兒痛毆其人。文長密以數字馳報少保，立縛斬麾下。少保既憐文長才，哀其數困；時方省試，思爲之地。諸簾官入謁，少保屬之曰，『徐渭天下才，宜亟收之。』時少保權震天下，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。偶一令晚謁，少保忘不與語及試卷，適屬令事將竣，諸人乃大索獲之，則彈遍紙矣。……

(三)

西湖遊覽志說柳翠故事起于南宋紹興年間，而柳翠故事見于文

字記述最早的 只有元朝李壽卿的月明和尚度柳翠雜劇，可知柳翠的傳說在元已經流行。但明初朱有燾（一三七七——一四五二）的李妙清花裏悟真如雜劇引說：

嘗聞妓女柳翠者，柳叅政之女也。因墮花衢，一日參問禪師云：「身居五漏，又處風塵，恐墮劫中，難為解釋，望師指示真端的，免墮三塗惡趣中。」師答云：「洞房莫接花間客，身上休披五色羅，紅粉少粧甘淡薄，清朝早起念彌陀。」柳翠大悟，因而坐化。宋之康伯可製于詞曲，元之李壽卿編作傳奇，使人歌誦，以為美談，娼優之門，可謂錚錚者也。（憲藩刻本誠齋雜劇）

康伯可可是一位精妙的詞家，宋南渡初年，以有聲樂府受知于秦檜。當時宮中歡集，常奏他的歌詞的。據此則柳翠的故事在她的時代已見于文字記述了。伯可既把她的事蹟製于詞曲，可知柳翠在當時是頗著名的妓女，並且她的故事必定人人都知的，好像張生鶯鶯的故事給趙德麟譜入蝶戀花詞一樣。可惜康氏的柳翠歌詞已經散失，我們無從得見。不過最少可以知道，明朝初葉他的作品還存在，並且經過朱有燾的眼，而他引中所記，性質近實，與康氏歌詞所詠，當無大異。柳翠是南宋紹興間臨安的營妓，也是可信。並且，遊覽志說柳翠「造橋萬松嶺下，名柳翠橋。鑿井營中，名柳翠井」。又說柳翠井在「普濟巷東，通普濟橋，又東。在宋為抱劍營地」。明史（卷二八七）謂田汝成「歷官西南，諳曉先朝遺事，撰炎微紀聞。歸田後，盤桓湖山，窮遊浙西諸名勝，著西湖遊覽志」。則所記古蹟在其時必有存留。清康熙間陸次雲湖壩雜記云：「跳鮑老，兒童戲也，徐天池有玉通禪劇，此亦戲耳。而孤山下有柳翠墓在焉。神道路側有月明菴在焉。郡城中有柳翠井，遺跡昭然，非徒戲言無據也」。則這些遺蹟在清朝康熙

間還見的。但按遊覽志謂柳翠遺骸葬臯亭山。臯亭山，在杭縣東北二十里，咸淳臨安志云「山高百餘丈，雲出則天必雨，有水壑及桃花塢」○并無道及柳翠墓○而孤山則在杭縣西湖中，此誠不可解者。

又按柳翠父名宣教，考咸淳臨安志（北平圖書館藏抄本），紹興間尹臨安二十五人中，並無柳宣教的名字。度柳翠的僧名清了，宋釋慧明五燈會元有清了之名，字真歇。宋黃昇編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載僧如晦卜算子詞一首，遊覽志餘（卷十四）說，「皎如晦者，淨慈寺僧也，嘗作卜算子詞」○此與詞選相同：

有意送春歸，無計留春住，畢竟年年用著來，何以休歸去。  
目斷楚天遙，不見春歸路，風急桃花也似愁，點點飛紅雨。

清了，如晦則實有其人了，但不知有無參與度化的事情吧。我們試把這事蹟，再提一提：

南宋紹興年間，杭州抱劍營有一位妓女，名喚柳翠。她雖是花衢中人，但虔信佛法，好作善事。在營鑿了一口井，又在萬松嶺下造了一度橋。有一天，她去參禪，給高僧點省，因此回家坐化了。

她的善舉在當時當地，自然人人共知，在妓女中出一個信佛行善的施主，實在值得讚賞，而坐化事則更神奇了。傳說是以趣味為中心的，于是她故事的傳說便開始了。

自康伯可以後到元朝這百多年間，柳翠的故事怎樣，我們從元李壽卿的月明和尚度柳翠雜劇元曲選本裡找到一些演變：

觀世音淨瓶裡的楊柳枝，因沾染微塵，罰降人世為杭州抱劍營街積妓牆下的柳門孀婦張氏的女兒，名喚柳翠。現在宿債已滿！觀世音特差月明尊者投身到顯孝寺為燒火和尚，待度她返本。

原來柳翠心性聰明，只因家裡貧窮，落為營妓；她和一位名喚牛磷的員外要好。有一天是她爸爸的十年忌辰，她媽媽請了顯孝寺十衆僧到家中做法事。那時顯孝寺主持點點僧衆只得九位，尚少一位，記起那燒火和尚，便着行者喚他去。九衆僧到了柳家，燒火和尚還未至，柳翠出門看望，見他來了，却滑倒在雨濕的街上，便上前扶起他。月明和尚乘機勸她出家，柳翠不肯。晚上她作夢，自己變了梨花貓兒。次日在巷裡遇見月明，月明道破她的夢。又使法令她入睡，差牛頭鬼卒捉她到閻羅那裡，說她觸汚聖僧羅漢，待把她殺死，正危急之際，月明來拯救她，她便甦醒了；原來是一夢。月明又以生死作喻，柳翠顯然省悟，辭別媽媽和牛員外，燒了自己的衣服，跟月明到顯孝寺修行。後在寺中坐化，月明帶她見觀世音歸本去了。

這裡和本來的事實已經不同了，顯然是後來把柳翠受度的事蹟擴大了。前世現世來世的因果論在中國人的心裡是很發達的，想像裡便神仙化了柳翠的前身，從柳翠的名字便轉到楊柳枝上面。

到了明朝嘉靖二十六年(遊覽志自序)田汝成西湖遊覽志所載的故事(見上文)更詳細了。嘉靖隆慶間徐渭的玉禪師翠鄉一夢雜劇就完全採用了遊覽志的故事，裡面只有些瑣細的地方不同：

事蹟	度柳翠	遊覽志	玉禪師
柳翠的前身	楊柳枝	玉通	玉通
玉通修行		五十二年始破戒	二十年始破戒
柳翠前身胎動機	被動	自動	自動
柳翠的家庭	張母氏	父柳宣教	父柳宣教
柳翠的戀人	牛磷		鳳朝陽
柳翠依佛之年	三十歲	廿八歲	十七歲
柳翠的葬地		臯亭山	



原來柳翠心性聰明，只因家裡貧窮，落為營妓；她和一位名喚牛磷的員外要好。有一天是她爸爸的十年忌辰，她媽媽請了顯孝寺十衆僧到家中做法事。那時顯孝寺主持點點僧衆只得九位，尚少一位，記起那燒火和尚，便着行者喚他去。九衆僧到了柳家，燒火和尚還未至，柳翠出門看望，見他來了，却滑倒在雨濕的街上，便上前扶起他。月明和尚乘機勸她出家，柳翠不肯。晚上她作夢，自己變了梨花貓兒。次日在巷裡遇見月明，月明道破她的夢。又使法令她入睡，差牛頭鬼卒捉她到閻羅那裡，說她觸汚聖僧羅漢，待把她殺死，正危急之際，月明來拯救她，她便甦醒了；原來是一夢。月明又以生死作喻，柳翠顯然省悟，辭別媽媽和牛員外，燒了自己的衣服，跟月明到顯孝寺修行。後在寺中坐化，月明帶她見觀世音歸本去了。

這裡和本來的事實已經不同了，顯然是後來把柳翠受度的事蹟擴大了。前世現世來世的因果論在中國人的心裡是很發達的，想像裡便神仙化了柳翠的前身，從柳翠的名字便轉到楊柳枝上面。

到了明朝嘉靖二十六年(遊覽志自序)田汝成西湖遊覽志所載的故事(見上文)更詳細了。嘉靖隆慶間徐渭的玉禪師翠鄉一夢雜劇就完全採用了遊覽志的故事，裡面只有些瑣細的地方不同：

事蹟	度柳翠	遊覽志	玉禪師
柳翠的前身	楊柳枝	玉通	玉通
玉通修行		五十二年始破戒	二十年始破戒
柳翠前身胎動機	被動	自動	自動
柳翠的家庭	張母氏	父柳宣教	父柳宣教
柳翠的戀人	牛磷		鳳朝陽
柳翠依佛之年	三十歲	廿八歲	十七歲
柳翠的葬地		臯亭山	

就在這個時代出現了好幾種述柳翠故事的平話小說，如月明和尚度柳翠（見古今小說，繡谷春容）；明末又有紅蓮女淫玉禪師（何大掄燕居筆記）；清初有柳府尹遣紅蓮破月明和尚記（余公仁燕居筆記）；所述的大抵與遊覽志相同。

那時民間又有月明和尚度柳翠的俗戲，演的情形，單本的蕉帕記傳奇（六十種曲本）第三齣有述及：

……（丑）轎子在這里伺候了，相公一發到龍井，這樣轉，那里有絕好的茶，絕薄的麵餅。（生小生）就去。（行介）

「排歌」（丑）人是高陽，山如永嘉。前面是龍井了。溪流尚有胡麻，一泓青玉瑩無瑕；你看石池內好大魚，水面朱麟近可叉。（合）伊蒲洪，雀舌茶，可人風味屬僧家。紅蓮院，綠柳衙，三生難覓竹林花。

（淨）怎麼叫做紅蓮院，綠柳衙？（丑）這是前面行林寺，月明和尚度柳翠的故事。道猶未了，那調柳翠的來也。（中淨扮月明和尚，貼旦扮柳翠，外打鑼上。調介。）

「北寄生草」（外）善惡分明報，皇天定不差，月明和尚慈悲法，紅蓮妓女纏綿嫁，柳衙小姐腌臢話，想造冤作孽只翻身，重重公案閻羅怕。

（淨）這柳翠倒好個模樣兒。（生）胡兄又動火了。（小生）也賞他一錢銀子去。（丑賞介，外）謝相公賞。（中淨打問訊，貼旦拜謝介，下。）

可知那時杭州西湖等地方，柳翠的故事是很流行的，這更可證明遊覽志餘（卷二十）所載當地男女瞽者多學唱紅蓮，柳翠等異事以覓衣食之說非虛。

明末清初有無名氏撰小說名焦葉帕是將蕉帕記傳奇改作的，裡面也道及月明和尚度柳翠，不過很簡畧了：

……龍興報道：「前面是龍井了，你看那石池內，好大魚兒，再往前去就是紅蓮院，綠柳街了。」胡公子道：「這麼怎說？」龍興道：「這是前面竹林寺，月明和尚度柳翠的故事。……（第一回）

從以上的例子，可見清初的平話小說受前代戲曲影響很大。

明以前文人對於柳翠的故事，都持着創造的態度去發展牠，但到了清朝，文人的態度變了。清代是一個樸學的時代，歷史學和考證學最發達，他對於任何的學問都以回復本來面目和尋比較的態度去研究。傳說是絕不能擺脫時代色彩的，故柳翠的故事到了這時代，便成為歷史和考證上的研究。康熙年間，陸次雲的湖壖雜記中月明菴柳翠墓條道：

跳鮑老，兒童戲也。徐天池有玉通禪劇，此亦戲耳，而孤山下有柳翠墓在焉，神道路側有月明菴在焉，郡城中有柳翠井，遺跡昭然，非徒戲言無據也。考紹興間有清了，玉通者，皆高僧也。太守柳宣教履任，玉通不赴庭參，柳惡之，使紅蓮計破其戒。玉通羞見清了，即留偈，回首托生于柳，誓必敗其門風。宣教沒，翠流落為妓。二十餘年，與清了遇于大佛寺內；清了又號月明，為之戴面具為宰官身，為比丘身，為婦人身，現身說法，示彼前因，翠因即時大悟，所謂月明和尚度柳翠也。今俗傳月明和尚獻柳翠，燈月之夜，跳舞宣淫，大為不雅。然此俗難革，為父老者，盡教兒童改作度柳翠之故事，劇場關目，一如四聲猿中所演，庶幾足以垂戒而儆俗乎。

據此，則現在之上元燈會大頭和尚戲柳翠的俗戲在康熙年間已經

有了。我們且再看乾隆年間翟灝的風俗編所考證的，更詳細了：

姚靖西湖志：『宋紹興間，柳宣教履臨安尹任，僧玉通不赴庭恭。柳使妓紅蓮誣破其戒。玉通慚怩而死，托生于柳，流隸樂籍報之。久之，臯亭山僧清了以化緣詣柳翠，爲戴面具現身說法，示彼前因。翠悟，沐浴而化。清了名月明，故云月明和尚度柳翠也。』按：咸淳臨安志載紹興間尹臨安者，二十五人，除罷月日，秩然無紊，並無柳宣教之姓名。五燈會元清了字真歇，亦無月明之號。惟張邦畿侍兒小名錄載五代時僧至聰，修行十年，自以戒行具足。一日下山，于道旁見一美人號紅蓮者，一瞬而動，遂與合歡。明起沐浴與婦人俱化。此紅蓮事，又其僧不名玉通。鍾嗣成點鬼簿有月明三度臨歧柳傳奇，乃元李壽卿撰，今見臧晉叔選百種曲中，其楔子云：觀世音淨瓶內楊柳枝葉偶污微塵，罰住人世爲妓，既三十年，令十六羅漢月明尊者點化返元，則柳翠之虛假顯述，若今燈會所演乃武林舊事所載元夕舞隊之要和尙，其和尚與婦人俱未嘗有名目也（卷二十）。

觀此可知柳翠的故事已趨于極端的發展；故在這時候，吳士科的紅蓮案傳奇只把柳翠列爲重要的配角，蓋作者志在發展紅蓮的故事。可惜這劇本不傳，我們只可在黃文暘的曲海總目提要裡得見梗概而已（見上文）。這傳奇是襲用遊覽志故事，但將徐渭和玉通，月明成爲舊交，玉通破戒，投胎爲柳翠。柳翠父柳宣教與錢塘令助紅蓮奪徐渭的書院，後來被查發。「下獄抵重罪。其後兩人皆狼狽以沒，而宣教女柳翠賣身紅蓮院，以完父贖銀。」後徐渭得志，罪紅蓮等人，及「見柳翠，若與相識，遂并釋翠。翠遇月明，證悟夙世，遂從月明爲尼僧。渭訪玉通蒼居于竹林寺之水月庵，而月明率翠亦至，暨開玉通之瘞

，則翠忽變爲通，與月明相携謝去]。（卷二十三）

柳翠的故事到了現在却成爲通俗的啞戲。北平清河縣的劇社于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扮演大頭和尚戲劉翠的啞戲，他們所印的英文戲單有下面的一段說明：

此戲乃以二人戴假面，在戲台上啞演以下故事：清朝有一僧戒行深謹，人皆稱之。偶以別故觸罪于友，友欲報之，乃使一美女子至高僧僧所，佯稱爲其女，而裝有病以誘僧；僧不勝擾，遂破戒，友之仇乃得報焉。

因字音的相同，和字形的畧像，柳翠竟變爲劉翠了，這在傳說上是很普通的。而故事的變化也來得自然，這種以口相傳的結果是很明顯的。今時河北南部中部如保定，定縣，蠡縣等地，多在正月上元節前或在其他節會裡，作祝年節或獻神的表演，表演中有大頭和尚戲柳翠的啞戲。脚色有扮柳翠一人，大頭和尚一人，小和尚或二人，丫環一人或二人。柳翠與和尚各戴大面具，小和尚與丫環用小面具。柳翠手持花紅手巾條，大頭和尚持塵柄。全場是啞的，但配以音樂，柳翠與和尚作啞謎相逐走場，互相賣弄風情，丫環與小和尚從旁和應之，藉以取樂觀衆。

這可見柳翠故事在民間已成爲通俗的簡單的遊戲扮演。這種扮演自然是從戲曲裡抄借得來，明清的演戲是非常盛的。大概有人看過柳翠的故事的戲之後，當着節會或其他盛典，便模仿扮演起來。扮演的部分自然是採其通俗而有趣的部分。但是他們不會唱曲，又沒有化裝的衣服，故不能不因陋就簡的接着故事扮演。過後，這拍演時的對話和動作漸漸的遺忘了和改變了，故到時只戴着面具做啞戲，因爲是啞場，雖然扮演的人知道是和尚度柳翠，但有些觀衆看了這兩人打啞謎

，互相調笑，便誤會了以爲是調戲（其實超度和調戲扮演起來是沒分別的）。後來那扮演的人漸漸地也糊塗起來，或許忘記了超度的使命，或許迎合觀衆的趣味或心理，也變出調笑的動作。那和尚只見他戴着大的面具，觀衆便不管他原來名字，憑着觀感所得的印象傳迷這大頭的和尚，傳遞這大頭和尚戲柳翠的啞戲。

柳翠的故事源起於七百多年前南宋紹興的時候，至元朝成爲雜劇；因傳播的工具是戲曲，故到了明清兩代長得枝繁葉盛，到現在則有與前大異的啞戲。此可見演變與通俗化都是傳說特有的生命。

#### （四）

紅蓮，柳翠本來是不相關的兩個人物，她倆的故事到了明田汝成遊覽志的時候（嘉靖年間）方才結合的。我們的測度的根據有二：（一）遊覽志餘（卷二十）云：『杭州男女警者多學琵琶，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，謂之陶真；大抵說宋時事，蓋汴京遺俗也……若紅蓮，柳翠，濟顛，雷峯塔，雙魚扇墜等記，皆杭州異事，或近世所擬作者也』，這「近世所擬作」是包含很大的傳說捏造性的。（二）元的時代雖宋紹興年間比明代爲近，爲什麼紅蓮的故事在元曲裏不提及，反在遊覽志和以後的作品如玉禪師，雜劇，月明和尚度柳翠的平話小說等裏面出現？這兩個故事或許在嘉靖以前是沒有關連，到嘉靖年間才混合起來。這兩個故事之如何牽連附會，大概在當初的時候，人們以柳翠的前身是柳枝是太單簡乏味，而恰巧插着紅蓮的故事，便牽連進去。或許柳翠的傳說裏已經有玉通破戒的一節，時人以紅蓮的事與牠有相像的地方，遂把柳翠的名字加于那女人身上。總之，這種兩個故事相混合而趨向在傳說裡是很自然而普遍的。自遊覽志以後，陳述紅蓮柳翠故事的文學作品是不不少的，我們在上面早已說過了。

## (五)

柳翠與紅蓮的故事爲甚這樣普遍，照推度大概有四個緣故：

(一)是饒有普通趣味的妓女故事！妓女兩字無論在任何人的腦海裡都會發生一種旖旎的觀念，這裡主人公柳翠和配角紅蓮都是妓女，古來文人的戀愛都離不開妓女，許多詩詞戲曲小說都以妓女作中心。這種故事一落在他們手裡，便觸發他們的興趣和情感。

(二)饒有適合人意念的佛家的因果思想！我國的一般平民對於前世因果之說抱着很牢固的信說的。這種坐化，投胎，報應，超度的奇異的故事是很通俗化和抓着人的趣味。而浮生若夢的佛家虛無思想，在先代文人心理也更普遍，所以在這些作品中沒有一篇不是色卽是空，空卽是色的表現。

(三)是戲劇化的故事——如果一個故事能夠用木偶人表演出來，使觀衆明白的，便是一個戲劇化的故事(Dramatic Story)，換句話說是充滿動作的故事，這種故事若用人表演，豈不是更生動逼真嗎？細察柳翠的故事，裡面的重要事件都蘊藏着戲劇唯一的原素——動作(action)：(1)柳翠被超度的時候——這種殷殷勸誨的說法和初則峻拒，繼則以爲然，終則順服的對話，表情都一一形諸動作的，非常適合戲台的表現。(2)紅蓮誘感的前後——這些都是動作的事件。戲曲家對於這種材料是很注意去利用的。

(四)元明清三代是戲曲興盛的時代——柳翠紅蓮的故事又是這樣戲劇化的，牠們跳進文學裡當然被表現在最流行的文學形式裡。柳翠故事之能夠廣播民間，完全是因爲走上舞台的結果，因爲戲劇是羣衆的不像小說詩詞只是個人的吧。

一九三六，四月。